

晉書纂註





晉書纂卷之十四

石勒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趙

石勒

嗣子弘

張賓附

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滅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祖父並為部落小卒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



衍竟死  
於其手

馳遣收之。會勒已去，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唯鄆人郭敬陽、曲窳、駟以爲信然，並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爲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旣而賣與荏平人師懽爲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爲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作於野，常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幼來

在家恒聞如是。諸奴歸以告懽，懽亦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於馬牧，與牧卒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焉。嘗傭于武安，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羣盜，號爲十人騎。劉元海稱漢王，勒率衆歸元海，乃引張賓爲謀主。元海死，劉聰授勒并州刺史。東海王越率衆討勒，越薨于軍，衆推王衍爲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及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無一免者。於是執行



勒重衍清辯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墻殺之初勒被鬻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送王于勒遺勒書勸勒歸正勒報琨曰君當違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厚賓其使謝歸以絕之勒襲死鄉將阮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署敬上將軍于是遣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勒謂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慨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趙彭忠亮篤敏有佐時良幹于是徵彭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

其祿矣誠知晉之宗廟鞠爲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爲恐亦明公之所不許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爲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交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以石季龍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季龍篡奪之萌兆于此矣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會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



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夫  
立大事者必先爲之卑當稱藩推奉勒曰右侯之計  
是也乃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浚大悅遣使報勒答以  
方物時浚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廩師以示之  
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遺勒塵尾勒僞不敢執懸之  
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  
公也浚使達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欵誠無二浚大  
悅以勒爲信然勒將襲浚而懼劉琨爲後患沉吟未  
發張賓進曰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  
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欣于得我喜于浚滅終不救

浚而襲我勒曰我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于是  
奉牋于劉琨陳已過深重求討浚以自效琨旣素疾  
浚乃檄諸州郡說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  
都效善將來令聽所請受任通和軍達易水浚將佐  
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  
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浚乃  
懼或坐或起勒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于前讓  
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  
燕突騎之鄉手握彊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  
自尊又專任奸暴殺害忠良肆情恣欲毒徧燕壤自



賂于此非爲天也。送浚襄國市斬之。劉曜僭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進爵趙公。尋議進爲王。授太宰。復以人言停止。勒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帝王之起，何常？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邪？大興二年，勒僞稱趙王，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翊曰：夫人君爲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官闕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邪？翊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

勒笑。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時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將平中原。逖善於撫納，自河以南多背勒歸順。勒憚之，不敢爲寇。乃下書曰：祖逖北州士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爲置守冢二家。異如趙他感恩，輟其寇暴。祖逖牙門童建遣使降于勒，勒斬之，送首于祖。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使報謝，自是兗豫間壘壁叛者，逖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勒今武鄉耆舊赴襄國，旣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地，迭相毆擊。至



晉書卷之十四  
五  
是謂老父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  
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寧讐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  
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  
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祖逖卒勒始侵寇邊  
戍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騷然矣勒以參軍樊坦  
清貧擢授章武內史既而入辭見坦衣冠弊壞大驚  
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卒然而對曰頃遭  
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  
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  
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二百萬以厲貪俗

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  
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  
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  
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  
資英達如此勒將狩於近郊主簿程琅諫曰劉馬刺  
客離布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孫策之  
禍可不慮乎且枯木朽株盡能爲害馳騁之弊古今  
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  
事不須白此輩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幾殆  
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過也乃賜琅朝服錦絹於是



朝臣謁見忠言競進矣。咸和五年，僭號趙天王，尋卽皇帝位。將營鄴宮，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勒大怒，勅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奈何一旦以直言而斬列卿乎？」勒嘆曰：「爲人君，不得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爾人家有百匹資，尚欲市別宅，况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且敕停作。厥吾直臣之氣也。會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漂流，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爲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是營鄴，勒因酒，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

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皇已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大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如鄴，臨石季龍第，謂之曰：「功力不可並興，待宮殿成後，當爲王起第，勿以卑小悒悒也。」季龍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



勒以咸和七年死。子弘嗣。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受經於杜嘏。誦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弘虛襟愛士。好爲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情性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光復承間言於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

內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於丹陽。恐後之人將以吾爲不應符籙。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爲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肢乎。中山王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霍之忠。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死。弘懼讓位於季龍。季龍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議。何足預論。後弘齎璽綬親詣季龍。諭禪位意。季龍曰：天下人自當有議。何爲自論此也。弘還宮。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無復遺矣。俄廢弘爲海陽王。弘安步



就車容色自若百官莫不流涕季龍尋殺弘  
賓字孟孫常謂昆弟曰吾智算鑒識不後子房但不  
遇高祖耳及石勒爲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  
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  
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漸  
進規謀乃異之引爲謀主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勲也  
勒甚重之每朝常爲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  
名程遐代爲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嘆曰  
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  
日

石季龍

冉閔附

石季龍勒之從子也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貌  
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性殘忍好馳獵尤善彈數彈人  
軍中以爲毒患勒白母王亦殺之王曰快牛爲犢子  
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趨捷便弓  
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爲聘將  
軍郭榮妹爲妻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  
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軍中有勇幹策略  
與已侔者輒方便害之至于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  
惡坑斬士女尠有遺類勒雖屢加責誘而行意自若



及勒僭號進封爲王邑萬戶季龍自以勲高一時謂  
勒卽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便以授其子弘季龍  
深恨之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  
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  
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  
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於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  
此令人不復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  
也咸康元年季龍廢勒子弘立其子邃爲太子邃總  
百揆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于田懸管而入或  
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

血置其盤上傳共視之又納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  
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  
識其味也河間公宜樂安公韜有寵于季龍邃疾之  
如仇季龍荒耽內游威刑失度邃以事爲可呈呈之  
季龍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  
以不呈請責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恨私謂中庶子李  
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遂稱  
疾不省事季龍聞邃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邃  
呼前與語袖劍擊之季龍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  
言始末廢邃爲庶人其夜殺邃及妻張氏并男女二



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立其子宣爲太子。命宣生殺拜除。皆送日省。決不復啓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規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遠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尠不及禍。周有子頹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鑒之。季龍不從。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日晚晚。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

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有寵于宣。頗預朝政。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季龍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爲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主。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石宣及諸公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季龍臨軒。簡第諸女。大悅。自初發至鄴。誅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三千餘人。荆楚揚徐間。流叛略盡。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織錦袴。金銀縷帶。五文織成鞞。游於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季龍貪而無禮。旣王有十



晉書卷之十四  
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爲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貨寶焉邨鄆城西石子岡上有趙簡子墓至是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是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塚取銅柱鑄以爲器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其後官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旣馳逐

無厭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圍禽獸皆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戰慄士卒饑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宣素惡韜寵宦者趙生得幸于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石韜起堂于太尉府梁長九丈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謂所幸楊杯曰韜凶豎勃逆敢違我如是汝能殺之



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  
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茂不濟矣是夜韜讌其僚屬  
于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嘆曰人居世無常別易  
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爲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  
而不飲乎因泫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歔因宿于佛精  
舍宣使楊杯趙生等殺韜旦宣奏之季龍哀驚氣絕  
久之方蘇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  
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季龍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  
宣不虞已之見疑也入朝中宮因而止之建興人史  
科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

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  
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寢閣中杯不見也季龍馳使收  
之杯下去執趙生而詰之生具首服季龍悲怒彌甚  
幽宣于席庫以鐵環穿其領而鑱之作數斗木槽和  
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  
宮殿積柴鄴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  
倚梯柴積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拔其髮抽其  
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四面縱  
火烟炎際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  
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并殺其妻子九人宣小



子數歲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曰非兒罪意欲赦之  
其大臣不聽遂于抱中取而戮之兒猶挽季龍衣而  
大叫時人莫不流涕季龍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  
曰燕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  
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戎昭張豺之破上邽  
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  
世封齊王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規立世爲嗣劉  
當爲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  
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  
龍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于東堂季龍曰

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  
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遂  
立世爲皇太子後石閔說季龍子石遵殺世閔因誅  
遵并殺季龍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季龍十三子五  
人爲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  
石閔徙封蘭陵公季龍惡之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  
終爲閔所滅閔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龍之養孫  
也本姓冉永和六年僭卽皇帝位國號大魏閔知胡  
之不爲已用也班令趙人斬一胡首文武進職一日  
之中斬首數萬又躬率趙人誅諸胡無貴賤男女



少長悉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于時高鼻多鬚。至濫死者半。閔尋爲慕容儁所殺。

史臣曰。石勒出自羗渠。見奇醜類。聞鞞上黨。季子鑒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爲亂。及惠皇失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醜徒。乘間煽禍。朝市淪胥。若沉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鳧于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奇謨間發。猛氣橫飛。遠嗤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詞倜儻。焚元超於苦縣。陳其亂政之讐。戮

彭祖于襄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

韓魏。襁紈裘。襲冠帶。釋介冑。開庠序。雖曰凶殘。亦

一時傑也。而托授非所。貽厥無謀。身殞嗣滅。業歸

携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龍假豹姿于羊。缺騁梟

心于狼性。始懷怨懟。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

役繁興。畚鍤相尋。干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

慄慄遺黎。求哀無地。戎狄殘獷。斯爲甚乎。旣而父

子猜嫌。兄弟讐隙。自相屠解。取笑天下。墳土未燥。

禍亂薦臻。釁起于張豺。族傾于冉閔。積惡致滅。有

天道哉。世龍之殪。晉人旣窮其酷。永曾之誅。羯士

晉書卷之十四



亦殫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前燕

慕容廆

廆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暉四世共八十五年

慕容廆字奕洛瓌鮮卑人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時燕代多寇步搖。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廆幼而魁岸。美姿貌。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巾時。往謁之。華甚嘆異。謂曰。君至長。必為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廆。結屣

而別。建武初。元帝承制。廆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即尊位。授廆將軍。單于。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遣使與太尉陶侃笈曰。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羣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唱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于崔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君



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仗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  
令白公伍員得極其暴竊爲丘明耻之况今吳土英  
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  
暴之羯傲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  
振落頓坂走輪哉。虜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  
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爲楚  
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充  
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耻必  
除。虜在一方敢不竭命時侃議欲進虜爲燕王會虜  
卒乃止。

### 慕容皝

慕容皝字元真。虜第三子也。龍顏版齒。雄毅多權略。  
尚經學。善天文。皝以段遼屢爲邊患。稱藩于石季龍。  
請師討遼。季龍於是總衆而至。怒皝之不會師也。進  
軍擊皝。郡縣諸部叛。應季龍。左右勸皝降。皝曰。孤方  
取天下。何乃降人乎。晨出擊之。季龍諸軍驚擾。棄甲  
而遁。咸寧三年。僭卽皇位。皝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  
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大舉  
討平中原。及與庾冰書曰。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  
總據樞機。出內王命。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



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竇之迹矣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通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讐之憾寧得安枕逍遙雅談卒歲邪冰見書甚懼奏聽凱稱燕王有黑龍白龍各一見于龍山凱親率羣寮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凱大悅凱嘗畋于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馬舉手麾凱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祕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兔馳射之馬倒被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宮引僑屬以後事

慕容僑 李績附

慕容僑字宣英凱之第二子也初嵬嘗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僑嵬曰此兒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以永和八年僭卽皇帝位時朝廷遣使詣僑僑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初石季龍使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爲僑之應也初嵬有駿馬曰赫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凱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踈齧人莫能近凱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



晉書卷之十四  
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龍尋退甃益奇之  
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儁比之於鮑氏驄命  
鑄銅以圖其像親爲銘贊儁勒其傍置之薊城東掖  
門是歲像成而馬死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璧七十  
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儁以爲嶽神之命遣  
其尚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儁太子曄死復立曄爲  
太子一日讌羣臣於蒲池酒酣賦詩潛然流涕顧謂  
羣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  
主緣愛稱奇無大雅之體自曄亡以來孤髣髴髮中白  
始知二主有以而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景茂幼

冲器藝未舉卿以爲何如績曰皇太子天姿岐嶷聖  
敬日躋而入德間然二闕未補雅好遊田娛心絲竹  
所以爲損耳儁顧謂曄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  
戢之儁夜夢石季龍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  
棺出尸蹋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  
中尉約陽數其殘酷之罪鞭之棄于漳水俄而儁寢  
疾謂慕容恪曰景茂冲幼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  
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不可以  
亂正統也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  
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儁曰若汝



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儁雅好文籍，自初卽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惟與侍臣錯綜義理，雖閒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云。李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爲郡功曹。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饑饉，軍供有闕，季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場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效命，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饉，家有菜色，困敝力屈，無所取濟，逋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後歸儁，累遷太子中庶子。及暉立，慕容恪欲以績爲尚書右僕射，暉憾績往言，不許。恪屢請，乃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暉請獨裁，績遂憂死。

慕容暉 慕容恪 皇甫真附

慕容暉字景茂，儁第三子也。儁死，羣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暉。暉旣庸，務國事皆委之於恪。慕輿根自恃勳舊，有無上之心，忌恪之總朝權，將伺隙爲亂，乃言于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



也。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可廢。主上爲一國玉，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慟也！昔曹臧、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爲君非吾節。況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便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遂謀誅恪，因而篡位。入白暉曰：太宰將謀爲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社稷。暉曰：太宰國之親穆，先帝所託，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真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後恪有疾，深慮暉政不在己，慕容評性多猜忌，大司馬之位不能允授，人望乃召暉兄樂安王

吳王卽慕容垂

臧謂之曰：今勁秦跋扈，疆吳未賓，二寇並懷，進取但患事之無由耳。吳王天資英傑，經畧超時，司馬職統兵權，不可委之匪人。吾終之後，必以授之。月餘而死。其國中皆痛惜之。先時有圖書云：燕馬當飲渭水，綠堅恐暉乘釁入關，大懼，乃盡精銳以備華陰。暉羣下議欲遣兵圖關右，慕容評素無經畧，又受堅間貨，沮議曰：秦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豈如先帝？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場足矣。晉大司馬桓溫率衆伐暉，暉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不然，臣請擊之。遂大敗溫於枋頭。垂既有大功，威德彌振，慕容評素不平之，遂



晉書卷之十四  
謀殺垂垂懼奔于符堅先是暉使梁琛聘于堅琛還言於評曰符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溫不足爲慮終爲人患者其惟王猛乎評曰秦國小力弱仗我爲援且符堅庶幾善道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憂懼以動寇心也暉從之俄而堅遣其將王猛率衆伐暉追及暉於高陽堅將曰武執暉將縛之暉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暉于堅堅詰其奔狀暉曰狐死首丘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

武出降

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年十五

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皝始異焉皝將終謂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儁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暉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儁死曰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爲大耳慕輿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策手不釋卷臨



晉書卷之十四  
終暉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築，猶可。而况國之懿藩。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闕關之計。言終而死。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人也。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惟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符堅密謀兼并。欲觀審釁隙。乃遣其主簿郭辯詣鄴。時真兄典仕符堅。爲散騎常侍。辯既至。鄴歷造公卿。言于真曰：貴兄常侍相知。在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托乎。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網紀。實可圖之。鑿機識變。

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答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真故大器也。

史臣曰：慕容廆英姿偉量。是曰邊豪。釁迹姦圖。寔惟亂首。况乎放命。挺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略地騁其螯賊。既而二帝遭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啟金陵之祚。率禮稱藩。適所謂相時而動。豈



素蓄之欵哉然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真體貌不恒暗符天表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驚則烏丸卷甲建旆東征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允合位正爲侯瞻曩烈而功微微前經而禮縟谿谿難滿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拔堅城氣讐傷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躬遽竊鴻名偷安寶籙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宰割黎元

玄恭慕  
容恪字  
虐媼暉  
毋可足  
渾氏

縱其鯨吞之勢非夫天厭素靈而啟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謀及玄恭卽世虐媼亂朝垂以勲德不容評以黷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鄰反迅其咎禦敵罕修其備以攜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淪境衝輞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終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前涼

張軌 子寔 寔弟茂 寔子駿 駿子重華



駿少子天錫

自軌至天錫凡九世共七十六年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家世孝廉以儒學顯與同郡皇甫謐善累遷散騎常侍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筮之遇泰之觀乃投筮喜曰霸者兆也於是求為涼州少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惟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軌威名大震於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地有龍形故名卧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煌侯瑾謂其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館築雙闕於泉上

與東門正相望矣至是張氏遂霸河西東羌校尉韓稚作亂軌討之先遺稚書曰今王綱紛擾牧守宜戮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內侮吾重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萬絡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稚得書而降南陽王模遺軌以帝賜劍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張掖臨松山石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姑臧又有玄石自點成一十八宿于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在州十三年寢疾表立子寔為世子



卒。晉懷寔。字安遜。學尚明察。敬賢愛士。攝父位。愍帝策授涼州刺史。西平公蘭池長趙爽上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璽羣僚上慶。稱德寔曰。孤常忿袁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因送于京師。及帝將降于劉曜。西海太守張肅寔叔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爲先鋒。擊曜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宴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爲人。臣寔曰。臣受重恩。自當闔宗效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耄所堪。乃止。旣而聞京師陷。

沒肅。悲憤而卒。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住觀。至是謠言驗矣。初寔寢室梁間。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燃燈懸鏡於山穴中。爲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相與謀殺寔。子駿年幼。弟茂攝事。茂字成遜。虛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築靈均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閻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曾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命止。作役未幾。茂復大。



城姑臧修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嘗願止役省勞與下休息而更興功動衆豈所望於明君哉茂曰亡兄怛然失身於物王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戒也且忠臣義士豈不欲盡節義于亡兄哉直以危機密發雖有賁育之勇無所復施今事未靖不可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迍邐之世紹無以對茂雅有志節臨終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卒

駿字公庭十歲能

屬文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微行于邑里國中

化之及統任年十八遣參軍王隲聘于劉曜曜謂之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欵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隲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隲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况鄙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禮而遣之黃龍見于揖次之嘉泉長史汜禕言於駿曰朝廷越在江南音問隔絕宜因龍改號以章休徵不從初駿之立也姑臧謠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爲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鳳



皇鳴至是而復收河南之地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爲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減死論羣心咸悅於是刑清國富羣僚勸駿稱涼王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先是駿遣治中張淳假道于蜀通表京師李雄僞許之將覆淳於東峽蜀人喬贊密以告淳淳言於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通百蠻之域誠以陛下義矜戮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殺臣者當顯於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義通使瑯邪爲表忠誠假

途於我王聖臣明發覺殺之當令義聲遠著天下畏威今盜殺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休烈示天下也雄大驚曰安有此耶當相放還河右耳雄司隸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士豈爲人留且可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大暑熱可日遣下吏少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反天下之耻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所了者則淳本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士險兵盛



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人之大耻解衆庶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瑯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娛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都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瑯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淳還至龍鶴募兵通表後皆達京師朝廷嘉之駿有計畧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彊盛雖稱臣于晉而不行中興正朔駿境內嘗

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蒞東風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而可罰今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裘傷皮未足喻之駿納之遣參軍翹護上疏曰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湖寂蔑餘波莫及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旣死人懷反正謂季龍李期之命會不崇朝而皆篡繼凶逆鴟目有年東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虫鼓翼四夷誼譁鈔刀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



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羣凶貪縱橫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光武嗣漢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况以荆楊慄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羯在於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永念先績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自後駿遣使多爲季龍所獲不達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卽崑崙

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謂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工宜立西王母祠以禪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駿在位二十二年卒

重華字泰林年十六自稱涼州牧西平公遣使奉章於石季龍季龍使麻秋等侵寇不輟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爲彊以將爲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彊寇在郊人情騷動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殄凶類重



華召艾問以討寇方畧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敵乞假臣兵七千爲殿下吞麻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俄而麻秋進攻抱罕寧戎校尉張璩燒其攻且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畧地往無不捷及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城長最匹馬不歸及攻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非人力也季龍聞而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

力困於抱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重華以謝艾爲持節軍師進軍臨河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輅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重華自以連破勅敵頗怠政事希接賓客好與羣小遊戲屢出錢帛以賜左右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平天下大業未就懷恨九泉殿下遭巨寇於諒闇之中賴重餉以挫勅敵今遺燼尚廣舍



帑虛竭金帛之費所宜慎之昔世祖卽位躬親萬機  
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  
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哀窮困於國  
圖蓋非明主之事臣竊未安重華善之將受詔未及  
而卒子耀靈字元舒年十歲嗣事伯父祚性傾  
巧善承內外先蒸重華母馬氏馬氏命廢耀靈而立  
祚祚字太伯淫暴不道又通重華妻裴氏自閤內媵  
妾及駿重華未嫁子女無不暴亂國人相目咸賦牆  
茨之詩永和十年僭稱帝位祚宗人張瓘時鎮抱罕  
祚惡其彊遣將襲之時張掖人王鸞頗知神道言于

祚曰軍出不復還涼國將有不利矣祚大怒以鸞妖  
言沮衆斬之以徇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死不二十  
日軍必敗已而果爲瓘兵所破瓘弟瑒及子嵩募數  
百市人聲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到城東敢有舉  
手者誅三族祚衆披散於是被殺梟其首宣示內外  
而立耀靈庶弟玄靚玄靚字元安以叔父天錫爲中  
領軍玄靚年旣幼冲性又仁弱天錫專掌朝政遂潛  
害之天錫字純嘏駿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  
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玄靚死國人立之  
自號涼州牧西平公數宴園池政事頗廢祭酒索商



晉書卷之十四  
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  
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  
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  
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  
庶無遺漏矣時符堅強盛兵無寧歲天錫甚懼獻書  
大司馬桓溫誓同大舉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送  
盟文博有口才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彞嘲  
之彞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  
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  
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嘆焉

太元元年符堅遣其將姚萇來寇天錫窘逼降于萇  
初天錫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旬日而國亡  
沒於符堅及堅大敗于淮肥天錫于陣歸晉詔復天  
錫西平郡公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  
恩遇朝士以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會稽王道子嘗  
問其西土所出天錫應聲曰桑椹甜甘鳩鴉革響乳  
酪養性人無妬心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  
遇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爲戲弄尋卒

史臣曰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玉關懸險金城負固  
有苗攸窳帝舜投而不羈渠搜是居大禹卽而方



詐欲稱  
帝琪諫  
被殺  
張氏世  
有今德  
宜延後

敘世逢多難嬰五郡以誰何時遇兵凶阻三邊而  
高視雖非久安之地足為苟全之所乎周公保之  
而立功士彥擁之而延世摯虞觀象記洪災之不  
流侯瑾覬泉知霸者之斯在匪惟地勢抑亦有天  
道歟茂駿重華資忠踵武崎嶇僻陋無忘本朝故  
能西控諸戎東攘巨猾縮累葉之珪組賦絕域之  
琛寶振曜遐荒良由杖順之效矣祚以卑孽陰傾  
冢嗣播有茨於彤管擬宸居于黑山下琪以切諫  
遇誅夷王鸞以讜言嬰顯戮境內雲擾讐其竊名  
卒致梟懸自然之理也純嘏微弱竟亡其眾奉身

魏闕齒迹朝流再襲銀黃祖德之延慶矣

西涼

李嵩 子士業

嵩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  
景平元年滅據河右凡二十四年

李嵩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漢前將軍廣之

十六世孫也父早卒遺腹生玄盛少而好學性沉敏

寬和通涉經史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呂

光太史令郭騰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騰起謂繇曰

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士之分家有駟草馬生白

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敦煌

廣音煖

晉書卷之十四



護軍郭謙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爲敦煌太守玄盛  
初難之會宋繇仕于業告歸敦煌言于玄盛曰兄忘  
郭磨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稱藩于  
業及業僭稱涼王其將軍索嗣構玄盛于業乃以嗣  
爲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玄盛使  
逃已玄盛驚疑將出迎之宋繇曰大丈夫已爲世所  
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爲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  
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玄盛素與嗣善  
結爲刎頸交反爲所構故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  
遂殺嗣遣使謝玄盛時有赤氣起于玄盛後園龍跡

見于小城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玄  
盛爲涼公領秦涼二州牧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  
六璽玉於于寘至是玉至敦煌納之郡府仍於南門  
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義熙  
元年玄盛改元爲建初遣舍人黃始間行奉表詣闕  
曰故太尉西平武公張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之際  
受命典方出撫此州威畧所振聲蓋海內明盛繼統  
不隕前志文桓嗣位奕葉載德囊括關西化被崑裔  
遐邇欵藩世修職貢晉德之遠揚翳此州是賴臣聞  
歷數相推歸餘于終帝王之興必有閏位是以共工



亂象於黃農之間秦項篡竊于周漢之際皆機不轉踵覆餗成凶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襲期運將杪四海顛顛懸心象魏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清函夏至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羣僚依竇融故事迫臣以義况今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大禹所經奄爲戎墟五嶽神山狄汗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辛有所言于茲而驗微臣所以叩心絕氣忘寢與食雕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江涼雖遠義誠密邇風雲苟通實如唇齒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家稱元以布時令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令無以紀

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寵靈全制一方使義誠著于所天玄風扇于九壤殉命灰身隕越慷慨又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曰臣去歲羣議遣舍人黃始奉表通誠遙途嶮曠未知達不吳涼懸邈降蠶充衢方珍貢使無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希簡達冀憑國威席捲河隴揚旌秦川承望詔旨盡節竭誠隕越爲效是時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皆棲其園囿其羣下以爲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雖而至請史官紀其事玄盛從之玄盛以緯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爲羣雄所奉遂起霸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



謂張氏之業指期而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既而禿髮儁檀入據姑臧沮渠蒙遜基宇稍廣于是慨然著述志賦焉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張駿之世取于秦隴而植之終于皆死而酒泉官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玄盛又著槐樹賦以寄情蓋嘆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子士業嗣士業用刑頗嚴又繕築不止將謀東伐宋錄固諫不從錄退而嘆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士業遂為蒙遜所害士業之未敗也有烏鵲爭巢鵲為烏所殺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恰而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

不中轂言訖忽然不見士業小字桐椎至是而二

史臣曰王者受圖咸資世德中陽勃興資參龍之構趾景毫垂統本吞燕之開基涼武昭王懷荒弭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屈三分而奉順若乃詩褒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末孫興配天之祚或發迹于汧渭或布化于邠岐覆篑創元天之基疏涓開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歸非一朝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

晉書唐之祖此贊詞亦李唐自謂也

右遠矣百姓苦之謹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

晉書纂卷之十四終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



晉書纂卷之十四 錄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既而充

安漢突入據姑臧沮渠蒙遜篡字精隄丁是慨然

...

...

...

...

...

...

...

...

晉書纂卷之十五

明海虞錢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秦

苻洪

洪子健以穆帝永和七年僭位至登五世凡四十四年

苻洪字廣世略陽氏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為

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

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

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

洪好施多權略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



晉書卷之十五  
際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遂推洪爲盟主  
石季龍將攻上邽洪請降季龍大悅拜冠軍將軍委  
以西方之事冉閔言於季龍曰蒲洪雄果其諸子並  
非常才宜密除之季龍待之愈厚及石遵卽位閔又  
以爲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前洪怨之乃遣使降晉  
洪有衆十餘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  
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  
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初季龍以麻秋鎮抱罕秋因  
宴鳩洪將并其衆世子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  
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監子中  
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亾後便可鼓行而  
西言終而死

###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羗氏夢大羆而孕之  
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爲石季龍父子所  
親愛季龍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  
不害健也洪死健嗣因僭卽皇帝位新平有長人見  
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問姓名弗  
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雨  
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屐於河長七尺三寸人



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中何所  
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救之。

### 苻生

苻生字長生健第三子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  
一目爲兒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  
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  
大驚鞭之生曰姓耐刀槩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不  
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  
其口謂健曰此兒狂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  
健將殺之健季子雄止之曰兒長大自當修改何至

便可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擊刺騎  
射冠絕一時健子萇旣死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苻  
故立爲太子健卒僭卽皇帝位生荒耽淫虐殺戮無  
道饗群臣于太極前殿飲酣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  
其尚書令辛牢典勸旣而怒曰何不強酒猶有坐者  
引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汗  
服失冠蓬頭僵臥生以爲樂時猛獸及狼大暴晝則  
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獸  
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爲害滋甚遂廢  
農桑內外洵懼群臣奏請禳災生日野獸飢則食人



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爲患也天豈不子愛群生而  
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  
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爲怨天而尤人哉嘗使太醫令  
程延合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小小不  
具目可堪用生以爲譏其目鑿延目出然後斬之有  
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也太白罰星必有暴  
兵起于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初  
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  
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符堅封也時爲  
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

誅其侍中大師魚遵及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  
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瞻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  
悉壞諸空城以禳之生殘虐滋甚耽酒於酒動連月  
昏醉文奏因之遂寢納奸佞之言賞罰失中左右或  
言陛下聖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我也引而  
斬之或言陛下形罰微過曰汝謗我也亦斬之遣官  
人與男子裸交于殿前生剥牛羊驢馬活爛雞豚鵝  
三五十爲群放之殿中或剥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  
群臣觀之以爲嬉樂旣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  
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



死者不可勝紀。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符法夢神告之曰：且將禍集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率麾下鼓譟，繼進生，猶昏寐未寤。堅衆繼至，引生置於別室，廢之爲越王。俄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所知矣。

苻堅 王猛附

苻堅字永固，父雄字元才，少善兵書，謙恭奉法，德每曰：元才吾姬且也。及卒，健哭之，毆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耶何奪吾元才之速也。母苟氏常游漳水，祈子

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草付臂垂過膝，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每日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非常相也。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于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于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統謂左右曰：此兒有伯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



晉書卷之十五  
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  
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健翌日爲壇以授  
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命  
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及  
苻生殘虐無度堅遂殺生以僞位讓其兄法法自以  
庶孽不敢當堅母以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爲變  
至此遣殺之堅性仁友與法訣于東堂慟哭嘔血謚  
曰哀時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氏  
豪也有大勲於苻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輩與宣  
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

大任是爲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爲宰  
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于長安城  
門不爾者終不處于世也猛言之于堅堅怒曰必須  
殺此老氏然後百僚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  
吾欲以揚壁尚主壁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揚壁臣之  
婿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  
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安有上下世  
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堅由此發怒命斬之于西廊  
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堅僭位五年大赦其境  
內初堅之將爲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于露堂悉屏



左右堅親為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於是勅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為。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太和四年。晉桓溫伐慕容暉。次于枋頭。暉眾屢敗。遣使乞師于堅。堅遣將救暉。王師尋敗。引歸。是時慕容垂避害奔于堅。王猛言于堅曰。慕容垂燕

之戚屬。世雄東夏。寬仁。天下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思。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際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豪。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王師既旋。慕容暉悔割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遣王猛伐暉。攻鄴。隋之執暉。堅嘗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反。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文帝馳車袁公止。魯孝武好田。相如獻規。陛下蒼生所繫。何可盡于游田。以玷聖德。堅曰。善。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聞罪于



王洛吾過也。自是遂不復獵。堅聞桓溫廢海西公也。謂群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于父者，其桓溫之謂乎！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于途，工商貿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彥雲集，誨我萌黎，有慧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掃東井。太史令張孟言于堅：慧起尾箕而掃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暉及其子孫，堅不納。苻融聞之，上疏與堅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懷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爲猛獸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於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堅不聽。時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祕書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



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反之庶克念前王髣髴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馬詩而遣之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子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亾國之徵也。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群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恠飾之尚書郎裴元畧諫曰

臣聞堯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致和平慶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願陛下則采椽之不琢鄙瓊室而不居敷純風於天下流休範於無窮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畧爲諫議大夫太元七年堅饗群臣于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界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爲上第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况臣也皮曰臣父丞



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皆赦不誅堅引群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畧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常不臨食輟饋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畧計兵杖精卒可有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啓行薄伐南裔於諸卿意何如左僕射權翼進曰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沖江左偉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謂師克在和今

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左衛率石越對曰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不可犯也且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釁臣愚以爲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堅曰孫皓因三代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時羣臣各有異同庭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于道沮計萬端吾當內斷于心矣群臣出後獨留苻融議之堅曰群議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歲鎮在斗牛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



表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以累捷之威擊垂亾之寇，何不克之。有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爲宗廟社稷憂。融泣曰：吳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羗、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徒、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羗、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堅、不、納、游、于、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

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故班姬辭輦垂美無窮。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堅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爲時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之榮。此乃朕之顯也。命翼扶安升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于嶷嶺。瞻禹穴于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端拱而化。與堯舜比隆。何爲櫛風沐雨。蒙塵野次。且東南區區。地下氣厲。虞舜遊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堅不納。先是群臣以堅信重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爲



晉書卷之十五  
蒼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而諫。堅少子中山公詵有寵。于堅又諫曰：臣聞季良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窺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亾，不淹歲，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爲戮也。堅妾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因其性而暢之，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妾聞人君伐國，必上觀輿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

其可。堅不納。冠軍慕容垂言于堅曰：陛下德侔軒唐，功高湯武。司馬昌明因餘燼之資，敢距王命，是而不誅，法將安厝？臣聞小不敵大，弱不御強。况大秦之應苻陛下之聖武，強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其偷魂假號，以賊虜遺子孫哉？堅大悅，曰：與我定天下者，其惟卿耳。因大舉伐晉。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穎。遂陷壽春，陷項城，頻敗王師。晉遣謝玄、桓伊等距融融。



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進衆軍  
倚禽賊帥堅大悅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晉龍驤將  
軍劉牢之率勁卒夜襲梁城壘克之水陸繼進堅與  
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  
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何  
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  
以威儀鼓吹求助于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  
之見草木狀神若有力焉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  
謝玄等遣使說融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  
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被殺王師乘勝追

擊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飢甚人有進壺  
殮豚髀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  
賜帛十匹絲十斤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  
困豫且今陛下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爲惠  
妄受不爲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養而求報哉  
弗顧而退堅大慙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  
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潜然流  
涕而去聞風聲鶴淚皆謂晉師之至初諺言堅不出  
項群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  
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



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  
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貳志引  
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攻鄴城暉弟泓聞垂攻鄴  
亾命奔關東收鮮卑衆至數千堅謂權翼曰吾不從  
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  
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爲亂不暇近逼  
今暉之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  
社稷之元憂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二萬  
進攻蒲坂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曰卿父子于紀僭  
亂垂逆人神朕應天行罰盡兵勢而得卿卿非改迷

歸善而合宗蒙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雖曰破滅其  
實若歸柰何因王師小敗便猖悖若此垂爲長蛇于  
關東泓冲稱兵內侮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  
可以國士期也暉叩頭流血泣涕陳謝堅久之曰卿  
之忠誠實簡朕心此自三堅之罪非卿之過也復其  
位而待之如初命暉以書喻垂及泓冲使息兵還長  
安而暉密遣使者謂泓曰今秦數已終長安惟異特  
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旣籠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  
保守宗廟致令傾喪若斯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吾之  
存亾社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泓于是進向



長安改年曰燕興。冲立爲皇太弟，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長安。又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實，乃植桐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鳳凰，至是終爲堅賊，入止阿房城焉。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彊若斯。太言責冲曰：爾輩羣奴，正可牧牛羊，何爲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旣厭奴苦。

復欲取爾，見代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遣冲稱詔曰：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與卿恩分如何，而于一朝忽爲此變？冲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旣往之施獨美于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畧、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于此，時有羣鳥數萬，翔鳴于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爲閉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冲率衆登城，堅身貫甲胄，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雖兵寇危逼，馮翊諸堡壁猶



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爲賊所殺。三輔人爲冲所畧者，咸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爲內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也。但時運圯喪，恐無益于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且吾精兵若獸，利器如霜，而劔于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也。」宜善思之。先是有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率騎數百出，如五將慕容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秦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母臨聽訟，觀今百姓有怨者，舉烟于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烟。」堅之分氏戶于諸

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憊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衆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入，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之于別室，萇求傳國璽于堅，曰：「萇次膺苻歷，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羗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羗也。」圖緯苻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羗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乃縊堅于新平佛寺中。初，堅疆盛之時，國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



苻詔死新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堅竟死于新平佛寺

王猛字景畧

海劇人也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為業常貨畚于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博學好兵書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畧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

徐統既  
誠堅又  
誠猛

以屑意少游于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為功曹遁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歛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酬之溫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竝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為遠乎猛乃止苻



晉書卷之五十五  
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  
語及廢興大事異苻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  
僭位以猛爲中書侍郎常勅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  
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及疾篤堅親臨  
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  
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羗  
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  
死

苻融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于

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  
人擬之王粲膂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之敵也尤善  
斷獄奸無所容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  
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  
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  
行往還頗有恠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  
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  
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中馬左白而濕右黑而  
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  
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旣至妻爲具沐夜



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離下坎上旣濟文王遇之囚牖里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楊聲唱盜行人爲母逐之旣擒劫者劫者反誣行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竝走先出鳳陽

門者非盜旣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奸摘伏皆此類也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行無不盡其情狀雖鎮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驛與融議之堅之將入寇也融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羗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堅弗納

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貴州刺史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山涉水不知老之將至後晉伐

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貴州刺史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山涉水不知老之將至後晉伐



青州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朗許之既至  
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凌萬物所與晤言  
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  
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  
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  
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于弟故朗云然  
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讌請  
之朝士盈坐並機褥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  
兒跪而張口既吐而含出頃復加之坐者以爲不及  
之遠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道子爲朗  
設盛饌極江左精餽食訖問曰關中食孰若此答  
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殺雞  
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栖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雞  
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人  
咸以爲知味後數年王國寶譖而殺之王忱將爲荆  
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刑志色自若爲詩曰四大  
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  
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  
百年期遠同稽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亦老  
莊之流也



苻丕 苻登附

苻丕字永叔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文武才幹亞于苻融堅死僭卽皇帝位以徐義爲尚書令在位二年爲晉將軍馮該所殺丕之臣佐皆没于慕容永徐義爲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

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少而雄勇有壯氣麤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及關中亂歸毛興登兄同成言于興請以登爲司馬登度量不群好爲奇畧同成常謂之曰不在其位不謀其

政無數于時將爲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爲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迹不妄交游興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登出言輒折理中興內服焉然敬憚而不能委任姚萇作亂遣其弟頌德率衆伐毛興相持久之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羗事終不克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珍碩德者必此人也登旣統征伐是時歲旱衆飢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爲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于飢士衆從之噉死人肉輒飽健能閉姚



長聞之急召頌德曰汝不來必爲苻登所食盡及丕  
死僭卽皇帝位立堅神主于軍中凡欲所爲啟主而  
後行繕甲纂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曾孫  
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  
羗肆害于聖躬實登之罪今合義旅星言電邁直造  
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爲期庶上報皇帝酷冤下雪臣  
子夫耻惟帝之靈降監厥誠因歔歔流涕將士莫不  
悲慟皆刻鉞鎧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長以登頻  
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于軍中立堅神主請曰往年  
新平之禍臣見襄勅臣行殺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未

族尚可復讐臣爲兄報耻於情理何負昔陛下假臣  
龍驤之號謂臣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  
然言猶在耳陛下雖過世爲神豈假手于苻登而圖  
臣忘前征時言邪今爲陛下立神像可歸休于此勿  
計臣過聽臣至誠登進師攻長旣而升樓謂長曰自  
古及今安有殺君而反立神像請福望有益乎大呼  
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決之何爲枉害無辜長  
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像戰未有利軍中每夜驚恐  
乃嚴鼓斬像首以送登密遣其將詐爲內應遣使招  
登許開門納之登以爲然雷惡地馳謂登曰姚萇多



計畧善御人必爲奸變深宜詳思登乃止。長聞惡地之詣登也。謂諸將曰：此羗多奸智，今其詣登，事必無成。登聞，長懸門以待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其殆聖乎！微此，公朕幾爲監子所誤。時長疾病，見苻堅爲崇，登聞之，秣馬厲兵，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長疾小瘳，率衆距登，登去營逆。長遣其將別攻登營，登懼，退還。長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爲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羗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至，是長死。登聞之。

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盡衆而東，爲興所敗，登被殺。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遷龜龜之穴，猶逐鹿之竝驅，若瞻烏之靡定。苻洪擅蠻陬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薑毒，未逞狼心，捷旣成家，克隆凶緒，敢窺大寶，遂竊鴻名，長生慘虐，稟自率由，觀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虎之朝飢，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永固雅量，環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付之休徵，王猛以宏材緯



權翼  
薛讚  
鄧羗  
張旌

軍國苻融以懿威纘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謨鄧  
張以忠勇恢威畧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  
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  
獻歌託栖鸞以成頌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  
懟三正之未叶耻五運之猶乖便欲鳴鸞禹穴駐  
驛疑山疏爵以候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人  
道助順神理害盈雖矜涿野之疆終致昆陽之敗  
遂使凶渠候隙狡寇伺間步搖啟其禍先燒當乘  
其亂極宗社遷于他族身手罄于賊臣貽戒將來  
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苻丕承亂僭竊尋及傾敗斯

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支苻登集離散之兵厲死  
赴休之志雖眾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  
稱矣  
後秦

姚弋仲 姚襄附 弋仲子襄以孝武太元九年  
僭位至泓三世凡三十二年

姚弋仲赤亭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世為羌酋其  
後燒當雄于洮罕之間弋仲少英毅不營產業唯以  
收恤為務眾皆畏而親之劉曜邑之于隴上及石季  
龍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  
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道



洿先叛宜徙隴上豪強虛其心腹以實畿甸季龍納之啟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于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誅約及季龍廢石弘自止弋仲稱疾不賀季龍累召之乃赴正色謂季龍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季龍憚其強正而不之責季龍末梁犢敗李農于滎陽季龍大懼馳召弋仲弋仲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

亾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季龍曰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弋仲性狷且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怒而不責于坐授征西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羗堪破賊以不于是貫鉀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冉閔之亂弋仲遣其子襄討閔戒襄曰汝才十倍于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



晉書卷之十五  
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  
當場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 襄字

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臂垂過膝善撫納士衆愛敬  
之咸請爲嗣弋仲勿許百姓固請者日有千數乃授  
之以兵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  
英濟之稱著于南夏揚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遣刺  
客殺襄刺客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襄遣權翼詣  
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曰將軍輕  
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于彼浩遣謝  
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浩率衆

北伐襄乃要擊浩于山桑大敗之桓溫自江陵伐襄  
爲桓所敗奔于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  
餘人襄前後敗喪數矣衆知襄所在輒扶老携幼奔  
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劍重不濟溫軍所得士女莫不  
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亮歸襄襄待  
以客禮後奔桓溫溫問襄于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  
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此後與苻堅戰于三原  
爲堅所殺

姚萇

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襄之寇洛陽也夢萇



服衮衣升御坐諸酋長皆侍立且謂將佐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恒或能大起吾族襄之敗于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暨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及苻堅寇晉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堅默然堅旣敗于淮南歸長安萇奔于渭北西州豪族咸推萇爲盟主萇將距之天水尹緯說萇曰今百六之數旣臻秦亾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

艱故豪傑驅馳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羣望萇乃從緯謀自稱大將軍大單于尋僭卽皇帝位萇後爲苻登所敗乃掘苻堅尸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萇旣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爲登所敗時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雷惡地應之萇議將討之群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于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氏胡



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群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捲，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遂斬褐，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爲一時之傑。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獸嘯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敬憚之，萇命其將當城于營處，一柵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聞

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剋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萇性簡率，群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于萇曰：「陛下弘達，自任不脩小節，駕馭群雄，包羅僑異，棄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于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萇大敗苻登，置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亾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故知

裴謚魏  
武王



今講論道藝。駕馭英雄。收羅雋異。三也。董率大眾。履險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群賢者。正望笑畧中一片耳。群臣咸稱萬歲。長如長安。輿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長懼走入宮。官人迎長刺鬼。誤中長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長遂狂言。或稱臣長。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遂死。

姚興 子姚泓 尹緯附

姚興字子畧。長之長子也。長死。以其叔父緒鎮安定。

頽德鎮陰密。頽德將佐言于頽德曰。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强。今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非永安之道也。宜奔秦州。觀望事勢。頽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疑阻。今苻登未滅。而自尋干戈。所謂追二袁之蹤。授首與人。吾死而已。終不若斯及。至與優禮而遣之。晉將軍袁虔之等。貳于桓玄。懼而奔興。興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臣。其實晉賊。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辨成大事。以不虔之曰。玄藉世資。雄據荆楚。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才。授爵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不如其父遠矣。今既握



朝權必行篡奪。既非命世之才。正可爲他人驅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畧。廓清吳楚。興大悅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辨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與羅什及沙門八百餘人。更出小品羅什持胡本。與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于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託意于佛道。公卿以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于永貴里。立波若臺于中官。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

而久矣。晉求南鄉諸郡興許之群臣咸諫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萃起微。匡輔晉室。吾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十二郡歸于晉。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整服傾悚言則稱字。車馬服玩必先二叔。然後服其次者。朝之大政必諮之。而後行。興謂呂超曰宗敞文才如何。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魏之陳徐晉之潘陸。興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琳瑯出于崑嶺。明珠生于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區宇格。



物興悅與從朝門游于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闇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與乃廻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聰進位二等潁川太守姚平都言于興曰劉裕敢懷奸計屯聚芍陂有擾邊之志宜遣燒之以散其衆謀興曰裕之輕弱安敢闕吾疆場苟有奸心其在子孫乎召其尚書楊佛嵩謂之曰吳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率精騎三萬焚其積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淮直趨壽春舉大衆以屯城縱輕騎以掠

野使淮南蕭條兵粟俱了足令吳兒俯仰回惶神爽飛越興大悅興如三原顧謂群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僞異汝穎多奇士吾應天命跨據中原未嘗不傾已招求冀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卿等宜明揚仄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曾休休未見儒亮太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興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將則韓吳相兼蕭鄧終不採將于往賢求相于後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柰何厚誣四海乎群臣咸悅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



病興將以為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為太子尋而晉大尉劉裕總大軍伐泓泓大敗計無所出謀欲降于裕其子佛念年十一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撫然不答佛念遂登宮墻自投而死泓將妻子詣壘門而降裕送泓于建康市斬之建康百里之外草木皆焦死焉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營產業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勲之際常輟書而嘆堅末年祆星見于東井緯知堅將滅喜甚向天再拜既而流涕長歎友人洛陽桓識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

然知己遭難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及推姚萇為盟主遂為佐命元功萇既敗苻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于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畧之儔而朕不知卿亾也不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馮翊段鏗性傾巧萇愛其博識引為侍中緯固諫以為不可萇不從緯屢眾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萇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為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因曰卿比蕭何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曰卿實不及胡為不也緯曰



晉書卷之十五  
陸下何如漢祖。袁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鏗之徒，故耳。袁默然。緯友人隴西牛壽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則立功立事，今遇其時矣，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于夷，吾識韓信于羈旅，以斯爲愧耳。立功立事，竊謂未負昔言。輿聞而謂緯曰：君之與壽言也，何其誕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翦滅苻登，盪清秦雍，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興大

悅

史臣曰：弋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直詞于暴主，聞忠訓于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鳴哀之義有足稱焉。景國弱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斯言。遽踐迷途，良可悲矣。景茂因仲襄之緒，躡苻亾之會，嘯命群豪，恢弘霸業，假容冲之銳，俯定函秦，挫雷惡之鋒，載寧東北，列樹而表新營。雖云效績，存棘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子畧剋摧勅敵，荷成先構，取汾絳，陷許洛，欵僭燕而藩偽蜀，夷隴右而靜河西，雖楚莊秦穆，何以加焉。旣而逞志矜功，弗



虞後患委涼都于禿髮授朔方于赫連戰無寧歲  
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雄圖被深恩于介士翻崇詭  
說加殊禮于桑門析冥談空靡然成俗政荒威挫  
職是之由坐致淪胥非天喪也元子以庸懷之質  
屬傾擾之餘內難方殷外禦斯輟王師杖順弭節  
而下長安凶嗣失圖係組而降軹道物極則反抑  
斯之謂與

晉書纂卷之十五終

晉書纂卷之十六

明海虞錢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後蜀

李特

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  
勢凡六世共四十六年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昔武  
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  
人出于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于黑穴者凡  
四姓曰暉氏樊氏栢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爲神于  
是相與以劔刺穴屋能著者以爲廩君四姓莫著而



晉書卷之十一  
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爲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于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于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與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卽宜之。與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碣石之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群神與俱飛。

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嘆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柰何。岸卽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陛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筭，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及漢高祖，更名其地爲巴郡。因賦歛之。巴人呼賦爲賓，因謂之賓人焉。俗性剽勇，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遷于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魏武帝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



拜爲將軍遷于洛陽北土復號之爲巴氏特少任州郡沉毅有大度元康中氏齊萬年反關西擾亂百姓流移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入于蜀至劔閣箕踞太息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于人豈非庸才邪惠帝以羅尚爲益州刺史特甚懼使其弟驥于道奉迎并貢寶物尚甚悅或說尚曰特等流人專爲盜賊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尋有苻下秦雍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留鄉里託言迎家既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爲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尚遣從事催

遣流人限七月上道特等固請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爲人傭力及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咸往歸特騁馬屬鞬同聲雲集旬月間衆過二萬推特爲主時羅尚貪殘爲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爲之謠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尚頻爲特所敗太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改年建初惠帝遣軍救尚尚奄襲特營斬特其子雄僭稱王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附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



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亾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以烈氣聞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有奇表終爲人主雄以西山范長生巖居穴處求道養志欲迎立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雄乃身自挹損不敢稱制長生自山西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于門執板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雄于是僭卽帝位將立蕩子班爲太子雄有子十餘人群臣咸欲

立雄所生雄曰本之基業切由先帝吾兄適統不祚所歸大事垂剋薨于戎戰班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爲名器李驥諫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慎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張駿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于晉雄復書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于帝王也進思爲晉安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知



欲遠尊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  
言使聘相繼巴郡嘗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常慮后  
勒跋扈侵逼瑯琊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  
然雄之雅談多如此類駿又遣從事張淳稱藩于蜀  
託以假道通表京師雄謂淳曰貴主何不自帝一方  
淳曰寡君以瑯琊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  
之事雄慚而止雄性寬厚簡刑約法夷夏安之威震  
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百姓富實然雄意在  
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  
得官者丞相楊褒諫曰陛下爲天下主當網羅四海

何有以官買金邪雄遂辭謝之後雄嘗酒醉而推中  
書令杖太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  
子而爲酗也雄卽捨之雄無事小出褒于後持矛馳  
馬過雄雄恠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惡馬  
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  
而不制也雄寤卽還

班字世文時諸李子弟皆

尚奢靡而班常戒厲之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  
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甚痕皆癢潰雄子越等惡  
而遠之班爲吮膿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  
其孝誠如此雄子越時鎮江陽以班非雄所生意甚



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殺班于殯宮立期嗣位焉

期字世運雒第四子也期多所誅夷籍沒婦女資財以實後庭內外洶洶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苟免李壽大懼乃率步騎回成都廢期爲邛都縣公期嘆曰天下主乃當于小縣公不如死也自縊而死

壽字武考驤之子也少尚禮容異于李氏諸子陰與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剋之縱兵虜掠至乃姦畧雄女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思明等勸壽稱藩于晉而任調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

日尚爲足而况數年乎思明日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僭卽僞位聞石季龍虐用刑法能控制邦域壽心欣慕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龔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之所爲耻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已勝之也

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于俯仰時人異之壽死勢嗣僞位初蜀土無獠至此始從山而出北至犍爲梓潼布在山谷十



晉書卷之六十一  
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爲百姓之患勢旣驕吝而性愛財色常殺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宇日蹙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勢勢降溫遷勢于建康封歸義侯

史臣曰李特世傳兇狡早擅梟雄太息劔門志吞井絡屬晉綱之落紐乘羅侯之無斷殲殄蜀漢薦食巴梁沃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折骸之爨仲儁天挺英姿見稱奇偉摧鋒累載克隆霸業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賦而綏弊俗約法而悅新邦擬于其倫寔孫權之亞也顧闇經國之遠圖

蹈匹夫之小節傳大統于猶子託疆兵于厥胤遺骸莫斂尋戈之釁已深星紀未周傾巢之釁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班以寬愛罹災期以暴戾速禍殊塗竝失異術同亾武考憑藉世資窮兵竊位罪百周帶毒甚楚圍獲保歸全何其幸也子仁承緒繼傳昏虐驅率餘燼敢距大邦授甲晨征則理均于困獸斬關宵遁則義殊於前禽宜懸首國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優乎

後涼

呂光

呂纂

呂隆

光以孝武太元十五年僭位至隆三主凡十有三年



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也。父婆樓佐命符堅官至太尉。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爲名。年十歲。與諸童兒遊戲。邑里爲戰陣之法。儔類咸推爲主。部分詳平。群童歎服。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于堅。堅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都督西討諸軍事。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皇天必將有

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耆。其王請降。光左臂內脉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于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願將軍勉之。光有喜色。又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遂大敗之。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響將士賦詩言志。見其宮室壯麗。命參軍京兆段業著龜茲宮



晉書卷之十六  
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于養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諸國憚光威名，貢款屬路。光既平龜茲，有留焉之志。時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光從之以驢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至孤。滅聞符堅爲姚萇所害，自稱涼州牧。初，光之定河西也，杜進有力焉。以爲輔國將軍，權高一時。出入羽儀，與光相亞。光甥后聰至自關中，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聞有舅。」光默然。因此誅進，時形法峻重。參軍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商

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霸荆蠻。何也？業曰：「明公受天眷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有弊。柰何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光改容謝之。張掖督郵傅曜考覈屬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于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賊狀狼藉，懼臣言之，殺臣投于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激濁，使賢愚殊貫，因作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焉。光覽而悅之，光僭卽天王位。



時光荒耄信讒殺尚書沮渠羅仇仇弟子蒙遜叛光  
遜從兄男成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  
罰失中人不堪役府君豈可以蓋世之才而立忠于  
垂亾之世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鄯州業  
許之光散騎常侍郭麇明天文善占候遂據東苑以  
叛光馳使召子纂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麇  
明善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  
纂今還都復何所補統請除纂勒兵推兄爲盟主亦  
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事君親有隕無二  
豈可安榮其祿亂增其難乎呂宗若敗吾爲弘演矣

統懼遂奔郭麇麇推後將軍楊軌爲盟主纂擊麇破  
之麇勢漸衰光遺楊軌書曰自羗胡不靖郭麇叛逆  
南藩安否音問兩絕行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爲麇  
唇齒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何圖松栢彫于微霜  
而雞鳴已于風雨郭麇筮卜小數時或誤中考之大  
理率多虛謬今戮力一心同濟巨海者望之于卿也  
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言笑  
晏晏出則武步涼州吞麇咀業綽有餘暇但與卿形  
雖君臣心過父子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  
答纂擊敗之麇奔于乞伏乾歸先疾甚立其太子紹



晉書卷之十六  
爲天王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疆寇人心未寧汝兄弟輯穆則貽厥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 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紹懼爲纂所害以位讓之纂曰臣雖年長陛下國之冢嫡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及紹嗣僞位呂超言于紹曰纂威名素盛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吾每念袁尙兄弟未曾不痛心忘寢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初光欲立弘爲庶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于紹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兄總攝內外輒欲

遠追廢昌邑之義以兄爲中宗何如纂于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劔直前所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纂僭卽位謚紹爲隱王謂齊從曰卿前所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小未達惟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呂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爲纂所容纂亦深忌之弘遂起兵東苑纂遣將擊弘弘衆潰纂縱兵大掠以東苑婦女賞軍弘



晉書卷之六  
之妻子亦爲士卒所辱。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其侍中房咎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元帝始崩，隱王幽逼，山陵甫訖，大司馬驚疑，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宜考已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幽辱士女，釁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姪女也。柰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欷悲泣，纂改容謝之。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訴超于纂，纂召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斬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不敢，纂因引超讌

于內殿。呂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輓車將超等遊于內，至琨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寶川駱騰倚劍于壁，推車過閣，超取劍擊纂，刺纂洞胸，斬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害殺太子，荒耽酒獵，昵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爲草芥。超以骨肉之親，懼社稷顛覆，已除之矣。初，纂常與鳩摩羅什共殺羅什，子曰：所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作人頭。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超旣殺纂，讓位于隆。隆有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遂僭卽天王位，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躑然。



不自固姚興將姚碩德率衆至姑臧呂超出戰大  
敗羣臣表求與姚興通好隆弗許呂超諫曰應龍以  
屈伸爲靈大人以知幾爲美今遭兵積歲資儲內盡  
疆寇外逼百姓嗷然假使張陳韓白亦無如之何陛  
下宜思權變大綱割區區常慮苟十世有期不在和  
好若天命去矣宗族何全隆從之乃請降

史臣曰世明委質僞朝位居上將爰以心膂受賑  
遐征鐵騎如雲出玉門而長驚瑠戈耀景捐金丘  
而一息蕞爾夷陬承風霧卷宏圖壯節亦足稱焉  
屬永固運銷羣雄競起班師右地便有覬覦于是

要結六戎潛窺鴈鼎并吞五郡遂假鴻名尋而羣  
及政昏親離衆叛瞑目甫爾釁發蕭牆紹纂凡才  
負乘致寇弘超凶狡職爲亂階永基庸庸面縛姚  
氏昔竇融歸順榮煥累葉隗囂干紀靡終身世而  
光棄茲勝躅遵彼覆車數十年間終致殘滅向使  
鳴檄而藩晉朝仗義而誅醜虜郭麀段業豈得肆  
其姦蒙逐烏孤無所窺其隙矣而猥竊非據何其  
謬哉

後燕

慕容垂

垂以孝武太元八年僭位  
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



晉書卷之十六  
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于垂過膝髡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濶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恩遇踰于世子儁垂少好畋游因獵墜馬折齒慕容儁僭卽王位改名缺外以慕容缺爲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識記之文乃去夫以垂爲名焉及儁僭稱尊號封垂吳王暉嗣位慕容恪爲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暉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于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及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已奔于符堅

自恪卒後堅密有圖暉之謀俾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其至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畧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堅之敗于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言于垂曰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小惠秦旣蕩覆二京竊辱神器仇耻之深莫甚于此願不以意氣微恩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亦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苟天所棄圖之多便且縱令北還更待其釁旣不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亦以爲言垂曰吾昔爲



太傅所不容。投身于秦主。又爲王猛所譖。復見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初寶在長安。與韓黃李根等。因譙樗蒲。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蒲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于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

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后越言于丕曰。垂蒙超常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爲亂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人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濟河焚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垂至洛陽。謀于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于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以制天下。衆咸以爲然。乃引師而東。長驅攻鄴。



符丕乃遣侍郎姜讓謂垂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  
鑾輿勤王誠義邁蹤前烈宜述修前規終忠貞之節  
柰何棄崇山之功爲此過舉垂謂讓曰大義滅親况  
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窮兵勢耳今  
事已然然恐單馬乞命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  
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  
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  
懿藩自古君臣名契之重豈甚此邪方付將軍以六  
尺之孤萬里之命柰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將軍欲  
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

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爲逆  
鬼竊爲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  
兵交使在其間犬各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  
垂上表于符堅曰臣禍起蕭牆歸命聖朝猥叨微顧  
之遇位爲列將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輸誠常懼不及  
去夏桓冲送死一擬雲消不圖天助亂德大駕班師  
陛下單馬奔臣臣奉衛匪二乃臣奉詔北巡受制長  
樂令臣野次外庭不聽謁廟臣竊惟進無淮陰功高  
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愆懼有青蠅交亂白黑丁零  
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爲盟主臣受託善始不



遂令終泣望西京揮涕卽邁軍次石門所在雲赴雖  
復周武之會于孟津漢祖之集于垓下不期之衆實  
有甚焉斯實天苻非臣之力且鄴者臣國舊都應卽  
惠及人進師圍鄴并喻不以天時人事而不不察機  
運柱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恒恐飛矢誤中以  
傷陛下天性之念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  
之堅報曰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  
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  
六師恭行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  
志輔翼朕躬社稷之不隕卿之力也方任卿以元相

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勲烈何圖伯夷忽毀  
冰操柳惠忽爲滛夫覽表惋然有慚朝士卿旣不容  
于本朝匹馬投命朕任同舊臣爵齊勲輔哺血斷金  
披心相付謂卿食糗懷音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舟  
養獸反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  
朕之歷運興喪豈復由卿但長樂平原以未立之年  
遇卿于兩都慮其經畧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  
垂攻拔鄴定都中山因僭卽位議征長子諸將咸諫  
以慕容永未有釁連歲征役士卒疲息請候他年垂  
將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計決矣且吾投老



扣囊底智足以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乃發兵攻永永大敗爲前驅所獲於是數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所統郡戶及乘輿服御伎樂珍寶悉獲之于是品物具矣遣其太子寶率衆伐魏次參合忽有大風黑氣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于寶曰風氣暴迅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是夜魏師大至三軍奔潰寶數千騎奔免士衆還者十一二寶恨參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慕容德亦曰魏人徂于參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聖畧摧其銳志垂從之自率大衆出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

弔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慟憤嘔血因寢疾死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雲附

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及爲太子砥礪自修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之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爲克保家業甚賢之垂死寶嗣位法峻政嚴上下離德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焉魏軍進攻中山蘭汗遣使迎寶寶以汗垂之季舅子盛又汗之婿也必謂忠款無貳汗乃引寶弒之旣之遷于龍城也植松爲社主及



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桑二根生焉  
先是遼川無桑及塊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州桑悉由  
吳來鹿終而垂以吳王中興寶之將敗大風又拔其  
一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少沉敏多謀畧荷  
堅誅慕容氏盛潛奔于冲及冲稱尊號有自得之志  
賞罰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  
王智不先衆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  
敗俄而冲爲段末延所殺盛隨慕容永東如長子謂  
柔曰今崎嶇於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爲人所  
猜智則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坐

待罟網也於是間行東歸于慕容垂遇盜陝中盛曰  
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  
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  
束身相授盜乃豎箭盛一發中之盜曰即貴人之子  
故相試耳資而遣之盛既至垂問以西事畫地成圖  
垂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  
自來矣於是封長樂公寶卽僞位進爵爲王盛屢進  
奇策於寶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爲蘭汗所殺盛馳  
進赴哀將軍張真固諫以爲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  
以哀窮汗性愚近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



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哀之迎盛舍之宮內親敬如舊竟攻汗斬之於是僭卽尊位無何去皇帝之號稱庶人大王譙群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疑故信言及之前將軍段璣等因衆心動搖夜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而有一賊從閣中擊傷盛召叔父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死盛幼而羈賤流漂長則遭家多難夷險安危備嘗

之矣懲寶闇而不斷遂峻極威形纖芥之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于未兆於是上下振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戚亦皆離貳舊臣靡不夷滅安忍無親所以卒于不免

熙字道子垂之少子也勇冠諸將盛

曰叔父雄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弘畧不如耳及盛死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熙遂僭卽尊位初熙烝于丁氏故爲所立及寵幸苻貴人丁氏怨恚詛與兄子七兵尚書信謀廢熙熙聞之大怒逼丁氏令自殺誅丁信爲其昭儀苻氏鑿曲光海青涼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熙游于城南



晉書卷之二十一  
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玉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虵長丈餘，從樹中而出，立其貴嬪符氏爲皇后。二符並美而豔，好微行游讌，熙弗之禁也。請謁必從，刑賞大政無不由之。初，后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后死，熙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于是僵仆，氣絕。久而乃蘇。大歛既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寮于宮內，哭臨，使有司案檢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則罪之。于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焉。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爲符

高  
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襪，中有篋，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不從。制公卿已下至百姓，率戶營墓費，殫府藏，下錮三泉。周輪數里內，則圖畫尚書八座之象，熙曰：善爲之。朕將隨後入此陵，識者以爲不祥。熙被髮徒跣，步從。符氏喪，輜車高大，毀北門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慕容雲，尋弒之。初，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草，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草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爲雲所滅，如謠言焉。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自云高陽氏之苗。



晉書卷之六十一  
三  
喬故以高爲氏焉雲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爲愚唯馮  
拔奇其志度而友之熙之葬苻氏也馮跋詣雲告之  
以謀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更圖之跋逼  
曰慕容氏世衰河間虐暴惑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  
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九焉此天亡之時也公  
自高氏名家何能爲他養子機運難邀千歲一時公  
焉得辭也扶之而出雲臨東堂幸臣桃仁等懷劔執  
紙而入稱有所啓拔劔擊雲弒之雲自以無功德而  
爲豪傑所推常內懷懼故寵養壯士以爲腹心桃仁  
等並專典禁衛委之以爪牙之任賞賜月至數千萬

衣食臥起皆與之同終以此至敗云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  
之雄方擾慕容垂天姿英傑威震本朝隼質難羈  
狼心自野淮南失律三甥之謀已構河朔分麾五  
木之祥云啓斬飛龍而遐舉踰石門而長邁收羅  
趙魏驅駕英雄扣囊餘奇摧五萬于河曲浮船祕  
策招七郡于黎陽返遼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  
類帝禋宗僭儼斯構寶以浮譽獲升峻文御俗蕭  
墻內憤勅敵外陵雖毒不被物而惡足自勦盛則  
孝友冥苻文武不墜滔光而夷讐賊罪已而遜高

苻飛龍  
堅之將

以牛皮  
船夜濟  
擒習劍  
收黎陽



熙起景  
雲山於  
內苑高  
十七丈

馮跋滅  
燕僭位

危翩翩然濁世之佳虜矣熙乃地非與主舉因淫  
德驪戎之態取悅于匡牀玄妻之姿見奇于鬢髮  
蕩輕舟于曲光之海望朝涉于景雲之山飾土木  
于驕心窮怨嗟于叢壤宗祀夷滅為馮氏之驅除  
焉

南燕

慕容德

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  
位至超二世凡十一年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  
晝寢而生德暉嗣位封范陽王俄而苻堅將苻雙據  
陝以叛德勸暉乘釁討堅辭旨慷慨識者言其有遠

畧暉竟不能用德兄垂甚壯之因共論軍國大謀言  
必切至垂謂之曰汝氣識長進非復吳之阿蒙也堅  
之敗也德言于暉曰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  
其敝以復社稷暉不納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  
德為司徒于時慕容永據長子垂議討之羣臣咸以  
為疑德進曰永建偽號扇動華戎致令羣堅縱橫逐  
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眾聽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  
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  
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謂其黨曰司徒議與吾同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遂從之寶嗣位以德



鎮鄴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時姚興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送玉璽一紐并圖讖祕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亾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昇沸中山頽惟有德人據三臺于是德之羣臣議以魏師盛于冀州未審寶之存亾因勸德卽尊號德不從德兄子麟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旣沒魏必乘勝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伺之而動計之上也許之至是慕容寶自龍城南奔

至黎陽遣其中黃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慕容與護請馳問寶虛實德流涕而遣之乃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執思而還德以思閒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况人乎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羣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爲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秦之效猶慕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斬之德謀于衆曰



晉書卷之二十六  
進有疆敵退無所託計將安出時張華勸攻彭城慕容鍾勸攻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險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爲帝王之都宜遣辯士馳說于前大兵繼進于後辟閭渾昔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之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遂掃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

宜先定舊魯巡撫瑯琊待秋風戎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遣使喻齊郡太守辟閭渾渾不從遣慕容鍾擊之鍾傳檄青州諸郡曰隆替有時義列昔經困難啓聖事彰中錄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辟閭渾盜據東秦遠附吳越割剝黎元委輸南海皇上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齊魯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軍討步剋不移朔况以萬乘之師掃一隅之寇傾山碎卵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



二萬皆烏丸突騎三河猛士奮劍與夕火爭光揮戈  
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剋以此衆戰何敵不  
平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榮被于後裔彭寵盜逆漁陽  
身死于奴僕近則曹娥跋扈見擒于後趙段龕干紀  
取滅于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乎稷下  
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賞同佐命脫履機不  
發必玉石俱摧諸郡皆承檄降于德渾懼奔魏渾參  
軍張瑛常與渾作檄辭多不遜及此德擒而讓之瑛  
神色自若徐對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  
漢祖而蒙恕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爲不幸

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德遂入廣固僭卽皇帝位後  
因讌其群臣酒酣曰朕方自古何等主也青州刺史  
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  
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爲讓德曰卿之調朕朕  
不知調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韓範進  
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  
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  
競進朝多直士矣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  
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  
卽西如張掖以死爲效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沾榮貴



乞本縣之祿以申烏烏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况爲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爲君迎親爲父求祿，雖外如要利，內實忠孝，乃以雄爲平原，令德如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市，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遂以謨從，問謨以齊之山川，丘陵賢哲，舊事謨歷對詳辯，畫地成圖。

德深嘉之，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旣而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其尙書魯遂曰：齊魯故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曲之徒，蔭脩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非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墳，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遂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坟，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矣。先是妖賊王始聚衆于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爲太上皇，兄爲征東將軍，弟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于都



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始答曰太上皇帝蒙  
塵于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  
妻怒之曰。止坐此口。以至于此。柰何復爾。始曰。皇后  
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亾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鏤築  
之。仰視曰。崩卽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時桓  
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已者。廣陵相高雅之等。內不自  
安。皆奔于德。因講武于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  
七十乘。鉄騎五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  
聲。振動天地。德登高望之。顧謂高雅之曰。昔郤克忿  
齊子胥。忿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旣知投

身有道。當使無慙。昔人雅之。等頓首答曰。幸蒙大造。  
存亾繼絕。實在聖時。雖則萬隕。何以上報。俄聞桓玄  
敗德。謀伐之。剋期將發。而德寢疾。于是罷兵。初德迎  
其兄子超于長安。及是而至。德夜夢其父曰。汝旣無  
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  
曰。先帝神明所勅。觀其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  
爲皇太子。

### 慕容超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德之南征。留金  
刀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



納母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于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羗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平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以答厚惠。」于是娶之。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奇焉，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

妻乃歸。及之，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哭，始名之曰超。德無子，欲以超爲嗣。超亦深達德旨，入則盡懽承奉，出則傾身下士，于是內外稱美焉。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爲兗州鎮南長史，悅壽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及德死，超嗣位，以慕容鍾爲青州牧，段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內參政事，封孚言于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宏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以問五樓，五樓欲專



斷朝政屢有間言乎說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  
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于時超不恤政  
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超母妻既先在長安爲姚興  
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超下羣臣詳議尚書張  
華曰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已以臣魏惠施惜愛子  
之頭捨志以尊齊况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宜暫  
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韓範智  
能迴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爲秦太子中舍人可  
遣將命降號脩和超大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使範  
聘于興興謂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

也欵然而附爲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爲當專以孝  
敬爲母屈也範曰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  
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面竝帝通聘  
結好義尚謙冲便至矜誕苟折行人殊似吳晉爭盟  
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王燕巍巍之美  
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爲大  
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于重  
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霈然垂愍興曰吾久不見賈  
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于是爲範設舊交之禮謂範  
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鳳表乃可于機辯未也範曰



大辯若納聖人美之况爾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  
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  
延譽者也超復遣張華送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姚  
興興大悅延華入讌酒酣樂作興黃門侍郎尹雅謂  
華曰昔殷之將亾樂師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  
廢興之兆見于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爲道不同權譎  
之理會于功成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  
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昔  
齊楚競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  
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旣遣小國之

臣辱及寡君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於是還超  
毋妻義熙三年立母段氏爲皇太后妻呼延氏爲皇  
后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  
園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  
其行宮羽儀皆振裂超懼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  
之時公孫五樓專總朝政內外無不憚之慕容鎮切  
諫超怒不答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書都令史  
王儼諂事五樓遷尚書郎出爲濟南太守入爲尚書  
左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劉裕率師將討  
之超引見羣臣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



利在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芟  
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超曰青苗  
布野非可卒芟今據五州之疆帶山河之固戰車萬  
乘鐵馬萬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  
成擒也慕容鎮曰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於  
韓信諸葛瞻不據束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爲阻  
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謨曰主上旣不  
能芟苗守峴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年國  
滅吾必死之裕攻破臨朐超大懼遣尚書令韓範乞  
秦師或說裕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仗韓範冀得

秦援範旣時望又與姚舊昵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  
啗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絕望自然降矣裕遣範書以  
招之時姚興遣兵來援會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興追  
還長安範歎曰天其滅燕乎會得裕書遂降于裕裕  
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虛還也範曰自亡  
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血秦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  
故丹誠無效可謂天喪敝邑而贊明公智者見機而  
作敢不至乎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  
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而不強超幸姬魏夫人  
從超登城見王師之盛握手而相對泣韓謨諫曰陛



下遭百六之會正是勉強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疑望氣者以爲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疑請降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太半尚書悅壽言於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爲虐戰士尪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宜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決死不能銜璧求生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爲裕軍所執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

### 建康市斬之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其節君存遽踐其位豈人理哉然稟倣儻之雄姿韞從橫之遠畧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撫劍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靜荆吳觀其爲國有足稱焉超政刑莫恤畋游是好杜忠良而讒佞進暗聽受而勲戚離先緒俄頽家聲莫振陷宿豫而貽禍啟大峴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爲墟迹其人謀非不幸也

夏



赫連勃勃

自勃勃至弟定凡二十六年

赫連勃勃字屈丐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父衛辰苻堅以爲西單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後爲魏所敗執辰殺之勃勃乃奔于叱干部叱干他斗伏送勃勃于魏他斗伏兄子阿利聞將送勃勃馳諫曰鳥雀投人尚宜濟免况勃勃國破家亡歸命于我縱不能容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舉他斗伏懼爲魏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勁勇募勃勃于路送于姚興高平公沒奕于奕于以女妻之勃勃性辯慧美風儀興見而

奇之深加禮敬與弟邕言于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陛下寵遇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爲安遠將軍鎮高平邕固諫以爲不可頃之勃勃僞獵高平川襲殺沒奕于而并其衆僭稱天王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諸將言于勃勃曰陛下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然後大業可成高平險固山川沃饒可以都也勃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衆旅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



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衆非其敵亡  
可立待我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  
後則擊其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  
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  
凡弱小兒擒之方畧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  
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我乎于是侵掠嶺北嶺北諸  
城門不晝啓興嘆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黃  
兒姚邕小字也興鎮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謂買  
德曰朕大禹之後世居幽朔祖宗重暉嘗與漢魏爲  
敵國中世不競受制于人逮朕不肖不能紹隆先構

國破家亡流離漂虜今將應運而興復大禹之業卿  
以爲何如買德曰陛下奕葉載德重光朔野神武超  
于漢皇聖畧邁于魏祖而不于天啟之機建成大業  
乎今秦政雖衰藩鎮猶固深願蓄力待時詳而後舉  
勃勃善之以叱于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  
萬人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  
可以統萬爲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乃蒸土  
築城錐入一寸卽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爲忠故  
委以營繕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旣成呈之  
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卽斬工人如其入也便斬



鎧匠又造百鍊鋼刀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其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逋。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其年下書曰朕之皇祖姓改妣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係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勃勃謂羣臣曰劉裕伐秦水陸兼進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剋之。裕

既剋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軫吾取之若拾芥耳不足復勞吾士馬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姚泓嶺北鎮戍郡縣悉降勃勃於是盡有嶺北之地俄而劉裕滅泓入于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爲兄弟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甫徽爲文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爲書封以答裕裕覽其文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容儀環偉英武絕人裕嘆曰吾所不如也。既而勃勃還統萬裕留子義貞鎮長安而還勃勃聞之大悅謂王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畧買德曰劉裕滅秦所



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于中原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顯百姓望義旗之至以日爲歲青泥上洛南師之衝要宜置游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嶠峽絕其水陸之道陛下聲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王師矣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間必面縛麾下勃勃善之以子瓚率騎南伐長安義貞逆戰不利單馬而遁于是勃勃大饗將士于長安舉觴謂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効可謂算無

遺策矣此觴所集非卿而誰于是僭卽皇帝位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既至而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我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我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勃勃還統萬以宮殿大成于是刻石都南頌其功德勃勃性凶暴好殺常居城上置弓劍于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毀其目笑者決其唇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囂然人無生賴在位十三年而卒子昌嗣爲魏所擒弟定僭號于平涼尋爲魏所滅



史臣曰赫連勃勃獯醜遺類入居邊宇氣識高爽  
風骨魁奇姚興覩之而醉心宋祖聞之而動色豈  
陰山之韞異氣不然何以致斯乎雖雄略過人而  
凶殘未革飾非距諫酷害朝臣部內囂然忠良卷  
舌滅亡之禍宜在厥身酋及其嗣非不幸也

晉書纂卷之十六終



